

探寻徐福的踪迹

丁志喜

在龙口这古老的土地上，有一个历史人物广为流传——他就是徐福。关于他的传说和众多古迹，宛如历史的碎片，拼凑出徐福东渡的壮丽画卷。这些传说不仅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更成为了龙口文化的独特符号，吸引着无数人探寻那段神秘的过往。

—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徐福，字君房，齐郡黄县（今龙口市）徐乡人，是秦朝时期著名的方士。传说徐福早年拜于鬼谷子名下，潜心求学。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君临天下，开始追求长生不老。公元前219年，东巡郡县，“过黄县，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其间，秦始皇召集大量方士寻求长生不老药。徐福抓住时机，凭借三寸不烂之舌（看来民间所说“黄县嘴子”并不是虚名），向秦始皇进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州，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童女求之。”秦始皇听闻此言大喜，当即采纳徐福的建议，命其征集数千人出海寻求仙药。此时徐福的心态难以考据，在此妄加猜测，其一，相信真有仙人，若取得仙药，一举两得。既取悦皇上，又可封官加爵。其二，不信真有神仙，只是投皇上所好，玩笑开大了，只好硬着头皮应付。其三，世界那么大，海上那么神秘，暂且去开开眼界，来一次免费冒险之旅，有皇帝撑腰，有吃有喝，有身份有排场，何乐而不为？

第一次东渡，徐福仅到达朝鲜半岛，并未找到长生不老药。

怎么办？如何向始皇帝交差？冥思苦想，他找了两个借口，一是“礼资薄，得观不得取”，二是“苦于大鲛鱼所阻”，禀告秦始皇。原想以此能把秦始皇应付过去，不再想长生不老这码事了，他也可以借此脱身。奈何秦始皇求药心切，不但未责怪徐福，反而对徐福所述理由予以理解，全部应诺徐福所求，让他再次东渡。为此，秦始皇下令准备捕巨鱼的网具和弓箭手，亲自率领徐福等人从琅琊出发，在芝罘海上射杀了一条大鱼，为徐福的第二次东渡扫除障碍。公元前210年，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五谷百工、连弩手等大批人员和物资，从黄河营古港启航，开始了他的第二次东渡。这次，他们由庙岛群岛到辽东半岛，再沿朝鲜半岛西岸穿过对马海峡，最终到达日本列岛，“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徐福从此不再返回。秦始皇长生不老的美梦也成为一枕黄粱。

—

黄河营村，位于山东省龙口市黄城北12公里处，黄水河入海口处，北濒黄海。黄河营古港，是古代闻名的港口之一，也是徐福东渡的启航点。徐福经过

实地调查，认为从这里启航东渡最为适宜。可以由此经庙岛群岛到达辽东半岛，折至朝鲜半岛，经济州岛而抵达瀛洲，沿途海岛陆地相望，航行比较安全。城东烽火河畔的登瀛村是龙口市东莱街道下辖的行政村，因古县城有登瀛城门而得名。传说徐福东渡瀛洲时，就是从这里集结童男女，筹备物资，做东渡前的准备工作，然后沿烽火河顺流北行，到黄河营入海口东渡，开始启航的。这个古老的村庄见证了徐福东渡前的忙碌与期待。现在看来，无论是城门名还是村名，“登瀛”二字是与徐福东渡有关的。相传启航那天，童男童女的爹娘亲朋都来相送，哭声一片。就在这时，海天之际忽然出现了海市蜃楼，徐福忙对送行的人们喊道：“父老们！快看，海上‘三神山’上的仙人显灵啦！”人们望去，果然是一派仙居神府的景象，有的便望空而拜，祈祷神仙保佑亲人渡海平安。徐福见群众情绪已趋平静，便命升帆启航，开始了他跨海探瀛的艰辛历程。如今，站在黄河营古港遗址，仿佛还能看到当年那千帆竞发、浩浩荡荡的壮观场面。

风景优美的屺姆岛，原名叫寄岛，传说徐福途经此岛时，因母亲年迈不便远航，就让其暂居岛上，故该岛后改名“屺姆岛”。岛上立着徐福的雕像，他目光远眺，似乎在思念着故乡，又似乎在回忆那段波澜壮阔的东渡之旅。

—

日本部分传说认为，徐福抵达日本后，见“平原广泽”便在此称王，即日本神武天皇。他带去的童男童女、百工技艺（如农耕、纺织、医药）推动了日本从绳纹时代向弥生时代的飞跃，因此被尊为“农耕之神”“医药之祖”。日本多地有与徐福相关的遗址，如和歌山县的“徐福公园”、新宫市的“徐福墓”，传说他曾在此传授种植水稻和采药之术，当地至今保留“徐福祭”活动。

徐福是能言善辩、胆识智慧的化身。徐福能在众方士中，脱颖而出，为秦始皇担当寻找长生不老药的大任，这充分体现了他能言善辩的本领。第一次寻仙不成，他再次冒险，巧施对策，把胆识和智慧表现得淋漓尽致。先是让秦始皇亲自率人在芝罘（今烟台）海域射杀大鱼，为其扫清障碍；又带着秦始皇准备的大量人财物东渡，带领众人开拓新领地，全身而退，避免了因无法复命被秦始皇问罪。这是何等的智慧和胆识！

徐福更是航海与开拓精神的体现者。在沿海地区，徐福被视为航海先驱，传说他教会渔民辨别风向、制作船只，甚至将航海知识刻在竹简上，流传后世。

徐福是龙口人的骄傲。关于他的传说世代流传，如今，徐福文化已成为龙口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探寻这段传奇历史，感受龙口独特的文化魅力。



地址：烟台市毓西路121号
电话：0535-6684726

往事如昨

逝去的瓦西里

刘洪

—

这件惨事，我经常想起，想起那个酷热的初夏，在水库岸边，赤裸的他被众多的大人托举在空中，头朝下，颠晃着。他的嘴，还被大队妇女主任给强力地扒开了，希望会从他肚子里控出足够多的浑水，好让那早已跑远的生命力再通过他的口腔回归，让他复活。

托举、颠晃他的大人们都感觉累了，可是他耷拉着脑袋，紧闭着双眼，缠软着细瘦的身子，就是不肯醒来。

人们绝望了，把他放在滚烫的岸上放了个“大”字。那嘴依旧张着，嘴的旁边，是刚从他的喉咙里控出的一块泡得膨胀的馒头块儿。

他是被那块馒头呛死的。

他是一边很幸福地吃着白馒头，一边很快乐地和一个小伙伴跑进水库里洗澡的。

天太热了，麦收季节总是闷热。开镰首日，割麦的大人们和拾麦穗的孩子们干了一上午的活，全都热得满身大汗，闷得几乎喘不过气。麦收季节虽然劳累，但是家家饭食良好，一般都蒸香喷喷的大馒头、油卷子，被妇女们送到地边，犒劳有功的劳力们。

午饭时，他喜滋滋地吃着暄透透的馒头，忽然想入非非，想在快乐之上再添加一层更有刺激的快乐，便和身边那个和他同岁的邻家伙伴偷声嘀咕了几句。意见一致，悄声站起，瞅着大人们都在埋头吃饭的机会，两人跑离麦田，像两只野兔，蹿过山脚的绵槐丛子，再跳过一条石渠，来到深沟里那座建成不到一年的水库边。

水库映着阳光，清粼粼的，金灿灿的，散发着腥气、凉意，闪耀着无限的魅力。

两人乐坏了，嚼着馒头，哈哈笑着脱光了衣裤，颠儿颠儿跑进浅水中，但是还没站稳，便双双发出瘆人的惨叫——

谁能想到啊，那是一座可怕的水库！水库边儿看着是一层清浅的水皮，水下却是十三米深的大沟。两个刚刚入水的半大男孩瞬间就像被一头潜伏在水下的史前巨鳄一口咬住似的，沦陷了。

当惨叫声和扑腾声尚未消失的时候，传来了一声大喊：“兄，我来了！”便有一人凌空跳进了水库——是他大哥！大哥是退役军人，早观察到他的小心思，一直跟来了。大哥急划双臂，娴熟游动，冲近溺水者，先是一把薅住其中一人的头发，拽出水面想托起来扔到岸上，岸边很近，他大哥又浑身是劲，本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垂死的人为了活命会变得比鳄鱼还狰狞。他大哥发觉自己的脖子被搂住了，被箍紧了，被掐得死死的。震惊，挣扎，试图摆脱；吼骂，翻滚，呼救。水面上再次腾起了惨叫声……

渐渐地，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三个人都不见了。水库静如明镜。有响声的只是淌自山顶的幽咽泉流。

这悲惨的前前后后，被在西山顶上看山的我的本家三伯目击了个完全彻底。

西斜的烈日下，水库岸边横着打捞出的三具尸体：两个小的，一个大的。小的两个赤裸着身子；大的那个，上身穿着一件鲜红的背心，下身是一条洗得发白的草绿色短裤，脚上是一双同样洗得发白的帆布军鞋——唉，为了救人，鞋都没顾得脱。围观的村里人都为一个好小伙的惨死而悲叹，闻讯赶来的村支书更是连连跺脚，泪花闪闪，因为大队党支部刚刚任命这个光荣的退役军人为兵连副连长。

我的本家三伯则反复地向人们强调一个揪心的细节：“这孩子心慈啊，他蛮可以用拳头把人打昏以后再抢救，他是怕打重了，把人打残或打死了呀。”

如血的残阳下，痛哭突然变成了怒骂，他的家人，除了陪他死去的大哥，爹、妈、大姐、二姐和二哥、三哥，全朝他扑了过去，排除了村干部们的层层阻挡，围住了他，踢他，揪他，咬他，掐他，扇他耳光……先前颠晃他、抢救他的村民们颇有几个在同仇敌忾地喊加油。当时我在现场看到，他被亲人们揍得全身红紫，鼻眼乌青，嘴里还出血了……

唉，在他活着的十三年里，挨过的所有的揍，都不如这次挨揍显得轰轰烈烈。他经常挨老师揍，因为他太调皮了。他呢，从来不哭，反而笑嘻嘻的，满脸的轻蔑。

相信水库岸边挨的揍，仍然不会把他揍哭，只会把他揍笑。可惜的是，他再也不能哭、再也不会笑了。而且从此之后，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谁去动他一指头了。

他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他的悲惨给了我教训，在后来的人生中，只要有馒头吃，我就会格外地安安静静、老老实实，尽心享受，不去想那些没有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凡超出本分范围的，都不去想，不敢想，也不屑一想。他使我知道，鳄鱼般的水库其实时刻潜伏在贪心之下。

—

他长相怪，头发是蜷曲的，还有一个鹰钩鼻，酷似小外国佬，我们都喊他瓦西里。但他丝毫没有苏维埃战士瓦西里的高尚品德，那么馋，喜欢偷吃。一头偷来的大蒜，他也能一瓣一瓣地吃出水果的脆响甘甜。一个巴涩的青柿，他也敢大啃大嚼，像在吃一个熟透的水蜜桃。辣得手捂腮帮，涩得呲牙咧嘴，眼泪汪汪的，滑稽而可笑。瓦西里有一句和吃有关的名言：“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都会有的……”他呢，给我留下的记忆也都和吃有关，嫩苞米啊、蒜苔啊、苹果啊、生地瓜啊……

五十年了。现在，面包有了，牛奶有了，想吃的都有了，馒头更是一天三顿都能轻易地吃上。如果没有发生那件惨事，我相信他什么都能吃到的，不必偷吃也能吃到。